

谁将摘得此度兰

19th Shanghai Magnolia Stage Performance Award prediction

第1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即将揭晓

□ 顾 夫

第1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将于4月9日正式揭晓。本刊记者最近采访了沪上部分戏剧专家，请他们就2008年上海戏剧舞台和本届白玉兰奖参评演员进行一番点评。记者发现，“丰富”、“新老”、“京剧”是三个最为频繁的关键词。

丰 富

丰富，是本届参评演员给予专家们的总体印象。在报名参评的86名演员中，参评主角奖的有47名，参评配角奖的有30名，参评新主角奖的有6名，参评新人配角奖的有3名，他们分别来自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广东、陕西、黑龙江等全国各个地区。一长串演员名单的背后，是60台剧目以及京剧、昆剧、越剧、沪剧、淮剧、话剧、滑稽、粤剧、锡剧、婺剧、音乐剧、儿童剧等12个剧种。

另外，宁夏回族自治区话剧团等5个剧组申报了本届白玉兰集体奖。

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，2008年的上海戏剧舞台演出总体呈现“渐入佳境”、“后劲十足”的特点。如果说年初的上海剧坛尚略显平静的话，那么进入下半年后，上海和外地演员、剧团都为沪上舞台奉献了不少佳作、力作，可谓精彩纷呈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新 老

从第1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入围演员看，鲜明地显示出老中青三代演员各显身手、同展风采的喜人局面。入围演员中，年纪最大的为61岁（裴艳玲），年纪最轻的是22岁（陈圣杰），可谓“名家宝刀不老，新秀层出不穷”。

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跨越京、昆、河北梆子等多个剧种领域，“京、昆、梆子不挡”。她功底扎实，经验丰富，无论是武生戏的长靠短打还是老生戏的各种流派，都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界。在新编京剧《响九霄》中，裴艳玲不仅演了她所擅长的老生与武生，而且扮演了顽童哪吒，甚至还贴上云片扮演过去从未在舞台上扮演过的女性。多元、精湛的演艺才华和老当益壮、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，得到了观众的由衷赞叹和敬佩。

新人的表现同样十分抢眼。在新编京剧《诸葛亮招亲》中，一对年轻的“坤生乾旦”组合既贴合剧情需要，又契合人物与行当，赢得了专家和观众们的广泛认可。特别是25岁的女老生杨淼，她改革了老生的扮相，去掉了髯口，用清新、倜傥的形象与雅正、浓厚的唱腔，将青年诸葛亮的形象展示得不落俗套、令人信服。而上海戏校破格招收的陈圣杰在《鼎盛春秋》



■ 裴艳玲在京剧《响九霄》中饰响九霄

中也展示了一定的“言派”功力。

京 剧

从近年来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的评选获奖情况看，往往出现一个剧种“一马当先”、演员“人多势众”的情形，如十七届的话剧、十八届的晋剧等等。虽说其中有巧合，但也有必然，很难一概而论。惊人的相似在本届继续重演，只是这次“风水”终于“轮”到了国粹京剧。在所有28名获奖入围演员中，京剧演员数量达9名，占了30%以上，且涵盖特殊贡献奖、主配角奖、新人



■ 陈少云在京剧《成败萧何》中饰萧何

主角奖等各类奖项。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，当属凭借在新编历史故事剧《成败萧何》中的出色表演，摘得第5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特别荣誉表演奖的著名“麒派”表演艺术家陈少云。今年年初，陈少云还与计镇华等人一起喜获上海艺术家荣誉奖。9位京剧演员中，上海京剧演员占了7位。谈到原因，有专家认为，本次上海京剧演员的大举入围，与近年来上海加大了对京剧人才、京剧流派培养与保护的力度，出作品、出人才有着很大关系。

相比之下，一些专家对2008年的上海话剧舞台略感失望。他们觉得，目前一些话剧演员极具实力，也具备了一定的表演积累；但他们市场因素的制约和困扰下，较多地重复自己，导致有力度、有回味、有影响作品的缺乏。

老戏迎来生日 经典大师互育

2008年上海的老戏重演依然十分热闹，担纲主演者多为中青年演员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12年前首批入选“国家十大精品”的大戏《商鞅》交由魏春光等清一色的年轻演员来演，形神兼备的演出令观众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；上海淮剧团推出由青年演员陈丽娟、邱海东、张闯复排骨子老戏《哑女告状》，三个多小时原汁原味地演下来，让人重新体味到当年“唱不死、做不死”的老淮戏特色；上海越剧院郑国凤、王志萍重排乃师徐玉兰、王文娟28年前创排的名剧《西园记》，令观众得到了久别重逢的喜悦。这些传统老戏均经名家的精雕细刻以及时间上的千锤百炼，已成为一块浇铸年轻演员演艺水平的精严模板，而面对这些足以传世的经典，年轻人自然会以全部精力投入其中，这对经典的传承、人才的培养，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

2008年又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，上海各大院团纷纷翻出30年中的优秀作品举行展演。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着“改革开放第一声春雷”之称的话剧《于无声处》。

虽说剧本还是最初的剧本，编导还是当年的编导，但演员却已基本不是那一拨演员，观众也已不是那一批观众了。尽管上演之前编导对是否契合当今时代尚有疑虑，但“照本宣科”的演出结果，还是令他们欣慰的——虽然许多年轻观众不知“现行反革命”是何罪名，“黑八类”、“走资派”是何绰号，张春桥乃何许人也，而且当看到何芸催促身处险境的欧阳平尽早离开的危急关头念诗、老干部梅林在生命最后

一刻还惦记着交党费时还发出一片笑声，但他们依然感到了那个年代的严酷生活和人们为信仰、为尊严而抗争的精神。对原创者来说，这已足够——“让年轻的朋友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起点在哪儿。只有知道今天我们走了多远，才会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，才知道该往哪儿去”。

短短三十年，恍若三百年、三千年。

凝视《于无声处》三十年前演出的反光镜，再参考中国话剧百多年来的里程表，似可得出一个大有旁证的观点——话剧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“直接”与“进入”，戏曲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“间接”与“游离”。话剧是相对凝固的，如同钉入生活的一根楔子；戏曲是相对流动的，好比缠绕生活的一根绸带。话剧是时间长河上横跨的一座座桥梁，戏曲则是河中流动的一条条航船，它们一同构成了“人生如戏、戏如人生”的主要景观。桥需不停地建造，时间流到多远，桥也该新搭到多远，却不必把游弋河中的古旧华丽的楼舫、壮美的龙舟、优雅的帆船以及渔翁的舢板全都毁弃——那样做是傻瓜。

百分之百地贴近生活、百分之百地反映当下，“戏易老，人常新”，是话剧；与此相对，“戏不易老，人亦不老”，则是戏曲。2008年初春，一位老观众在东方艺术中心看完《曹操与杨修》后大发感慨：“20年后再看这部戏，感觉还是像新的一样！”这似乎表明，话剧大多是通过把握当下而成为经典的，戏曲恰恰相反，它依靠演绎传统而化作现实。而从《曹操与杨修》的内涵来